

圖俠劍正雍



一年八月八日印刷
一年九月八日發行

擊技小說雍正劍俠圖三集每冊定價三角

奉天中街木行胡同門牌五號

著 作 人 王 赫 然

奉天中街木行胡同門牌五號

發 行 人 王 麟 閣

奉天工業區一馬路門牌七號

印 刷 人 陳 景 陽

奉天工業區一馬路門牌七號

印 刷 所 興 記 印 刷 所

奉天中街木行胡同門牌五號

發 行 所 洪 順 德

版 翻
權 印
所 必
有 究

雍正劍俠圖

(卷三)

(常杰森著)

第八章 杭州開播童林會法禪 太湖鏢侯庭戰五寇

話說前文表至在杭州頭次開播 只因法禪率羣雄來遲 在東看台上率衆入座 法禪才將蚋虎子白亮叫至面前 皆因西看台的羣雄 和尚法禪均不認識 這才把白亮叫至面前 命白亮一一指示 方才知曉正當中就是那位胤禛胤胤貝勒 挨次指點 白亮指到童休 法禪不得注目 以爲童林何等特色的英雄 也搭着離着遠 不得細看 却原來是一個莊農人 和尚看着雖然心中有氣 這才自己想了一個主意 打算約請鎮東俠過台談話 何頭叫徒弟謝寶太把夾名片的護書拿過來 謝寶太遂着將護書雙手遞至法禪面前 法禪將護書接過來 伸手打開護書 由裏面取出一張名片 黃名片上面兩個小字 印着法禪的字樣 然後將護書交與謝寶太 和尚手中持着名片叫道白亮 白亮遂着單膝點地 口中說道 不知禪師呼職有何差遣 法禪叫道白亮 汝拿吾的名片到西看台 就提法禪請鎮東俠老俠客到東看台談話 白亮遂接着答應一聲 謹遵禪師之諭 遂轉身順着東看台南邊台梯下去 夠奔西看台而來 將走至離西看台不遠 就見在西看台台梯兩傍 站着金龍鏢局子的夥計 一個個擰眉瞪目 虎視昂々 皆因是兩下鏢局子裏頭夥計 累次羣毆 全都打出仇來啦 這才看見白亮由打東看台而來 恨不能當口涼水把他喝了 可就是沒有那們大的咽喉眼兒 遂向

白亮喚道：「咧，你是幹什麼的？別往前走。」白亮遂着答言說道：「我叫白亮，奉我家法師之諭，持名片請鎮東俠老客過台談話。」金龍鏢局子的夥計問道：「名片在那裏？」白亮遂將名片往前一遞。金龍鏢局子的夥計順手接過來，又用目上下看了看白亮，遂告訴旁邊的夥計說道：「看着他一點，別讓他跑了。」此時白亮是敢怒而不敢言。金龍鏢局子的夥計轉身形順着西看台的台梯，一躍々々の來至上面，將要回話，將見鏢主黃燦正與老俠客面前回話。夥計不知是什麼事，只得手持名片在一邊站立伺候。容鏢主與老俠客說完了話，方敢往回稟。此時黃燦與鎮東俠回話是什麼事呢？書中代表黃燦此時是福不雙至，禍不單行，皆因鏢行買賣甚好，又接着杭州立播，這個買賣照舊還得做，播台可是也得立，就彷彿是戲園子後台與人鬧毆，前台的戲仍然還得唱，不能把戲止住，這個鏢行也是那個樣兒，不能因為立播就不做買賣啦。播是也得打，買賣是也得作，本來鏢局子的買賣就好，又搭着立播台，鏢局子的夥計可就不夠用的啦，可巧又應了一陣買賣，是本天竺街寶和銀號鏢銀一萬兩，送至淮安府聯號，買賣是應妥啦。鏢局子的鏢師都派走啦，沒有相當的人保這一輛鏢，黃燦是萬般無奈，要打算教自己的小徒弟落地燕子張雄保着這輛鏢，皆因他沒走過鏢，這是頭一次，黃燦又不放心，除非他櫃上還是沒有人，只得就得讓他去，可就是再三的囑咐他，讓他沿路留神，可具別出乎鏢行的規則，又把鏢局子夥計撥了二十名，如外單有一個喊鏢蹺子的頭目，這些個人都是精明強幹，黃燦親自都囑咐過了，在道

路上小心 還有山西兩位客人 由打鏢局子裏頭將鏢車收拾好了 由鏢局子起鏢前面是愕張二抱着鏢旗子 騎着馬喊着鏢蹕子 後面是鏢車 夥計們各擎刀槍沿路保護 後面轎車子裏頭 是二位客人 由此起身 一路之上 曉行夜住 飢餐渴飲 這一日鏢車正行在蘇州太和寶帶街 過了寶帶街 就是太和寶帶橋 一過橋就是八百里太湖 這個鏢車正往前走 正走在棗林莊對面 太湖的湖邊 張雄在後面看見愕張二在前面不喊鏢蹕子 看見他在馬上把鏢旗子捲起去啦 皆因張雄初次保鏢 也不知本處的厲害 皆因愕張二他是久走這條路 在前面抱着鏢旗子 看見太湖裏面有巡邏的小船 因此鏢蹕子就不敢喊啦 知道這個太湖裏面有一座山 名教中山 山裏面有一座寨 名叫獅子寨 寨裏面有五位寨主 這五位寨主 乃是雲南雲南府 昆明縣 有一座山 名叫狐兒山 山裏面有一座廟 廟名叫鐵善寺 他們這五位寨主 都是鐵善寺的徒弟 各各俱都是武藝高強 在此佔山二十餘年 俱都是雲南人氏 大寨主姓孟名恩字少伯 江湖人稱金頭獅子 只皆因他頭上有一塊黃癬 因此有這們一個外號兒 身上是一身橫練的功夫 掌中一條虎尾三節棍 天下知名 二寨主姓彭名飛字萬里 江湖人稱坐山鷓 一身橫練 兼鷹爪力的功夫 手使一對鑽鐵懷丈 三寨主姓袁名叫袁得亮 外號人稱金毛海馬 一身的好功夫 四寨主姓何名豹字耀山 人稱病癩豸 皆因他形若病夫 掌中一對護手雙鉤 爲人機巧伶俐 五寨主姓韓名 叫韓大壽 人送外號兒駢肋大鱗 爲人口齒伶俐 陰險百出 還有兩位小寨主 一個教鏢

東蘭花崔美 一個教井底金蟾郝東天 這二人每人使一口刀 能為都不軟弱 水寨裏頭兩小寨主 是親弟兄哥兒兩 一個外號兒教水上漂 一個教一文錢不沉底 劉成劉順 山上哨聚五百多名嘍囉 百十餘隻小船兒 在太湖之內 打家劫舍 斷道劫財 今日正值三寨主與五寨主 帶領劉成劉順 二十隻小船 巡邏湖內 二百名搜擄兵 可就被愕張二一眼看見啦 愕張二打算按着走鏢的規矩拜山 啞着過去 什麼教拜山啞着過去呢 啞着就是不喊鏢蹠子 這個拜山也並非是遞帖拜會的拜山 那們怎麼樣呢 就是喊鏢蹠子頭兒 在馬上把鐙摔一隻 把鏢旗子捲起來 看准老估山的寨主那裏有巡風的嘍囉兵 把鏢旗子衝着他一舉 山上的嘍囉兵衝着喊鏢蹠子頭兒一擺手 這個名兒就教拜山 就是保鏢的走到這裏 只要拜過山 倘或被別的劫道的搶了去 只要保鏢的懇求他 本山的寨主 他還得帮着往回找鏢 這是怎麼回事呢 皆因是在他地面上丟鏢 與他估山的名目不好聽 二來走鏢走的是個面子 保鏢的要是懂規矩 打算仰仗鏢局子的勢力 揚旗喝號喊着鏢蹠子過去 憑你是誰 也是不成 估山的寨主決不輸這個面兒 但凡在頭裏喊鏢蹠子的夥計都知道這個規矩 因此愕張二看見人家巡邏的船隻 所以他才把鏢旗子捲起來 蹠子也不喊啦 張雄在後面看見張二不喊鏢蹠子 一來仰仗着鏢局裏的威名 再者又是初次保鏢 走到太湖不喊鏢蹠子 又怕人恥笑他軟弱 這就應了俗語的話啦 乍出牛犢兒不怕虎 長出犄角反怕狼 他是在進蘆葦 不知深淺 他這才催馬由後面向前高聲喊道 愕張二

你爲什麼喊着鏢鏢子你又不喊啦 愕張二聞聽遂說道 少鏢頭你有所不知 只因由打鏢局子起鏢的時候 鏢主再三的託付我 說你老人家初次走鏢 規矩你不大什麼明白 道路你又不要 要遇走到有險的地方 告訴我讓我多留一點心 別輸了規矩 此處止是太湖中山的地面 我已經看見巡邏的船啦 我打算拜山 咱們這個鏢 啞着就過去啦 決無舛錯 少鏢頭你想怎麼樣 咱們就爲得是保重 愕張二這個話尙未說完 張雄把眉毛一擰 眼睛一瞪 口中說道 張二你滿嘴裏胡說 這個鏢是你保我保 張二一聽張雄的話透着硬 遂向張雄說道 少鏢頭你別着急 倒不是我不願喊鏢 倘若喊出禍來 我可不担任 張雄冷笑說道 你只管喊你的 喊出什麼亂子來 都有我哪 張二一聽心中暗想 他到豁的出去 我怎麼就豁不出去哪 明知道一喊鏢鏢子 准過不去呀 又不能不喊 勒馬在前 懷中抱着鏢旗子 先喊祖師的聖諱 阿麼（阿麼就是達摩）下跟着喊威武二字 張二一面喊一面心裏懸着一份心 一喊不要緊 可巧三寨主與五寨主 帶着巡洋的小船 巡查湖沿三寨主金毛海馬袁得亮 可就聽見在棗林莊前湖沿之上有人喊鏢 舉目觀看 鏢車堪可臨近 回頭向着五寨主駢肋大蟒韓大壽說道 這是那裡的鏢 竟敢揚旗喝號由此經過 五寨主手搭涼棚 往對面湖沿大道上觀看 看明白了旗子上列的字樣 遂着轉身說道 三哥小弟看明白鏢旗子上 寫着是金龍鏢局 袁得亮聞聽 稍微一愕神口中說道這個 遂着又向夥計問道 這個金龍鏢局 他們這個鏢 要走在咱們太湖 有這個揚旗喝號的規矩沒有

水上漂劉成在傍邊接着答言說道：三寨主，你老人家若問，是小子我知道的，向例金龍鏢局子的鏢，由此經過，永沒有揚旗喝號，俱是拜山啞然而過。這一回小子可不知道，因為什麼揚旗喝號，袁得亮聽劉成之言，遂看着五寨主說道：五弟，他們這個金龍鏢局，故意背鏢行的規矩，這個事情應當怎麼辦？五寨主聞聽，一陣冷笑，遂向着金毛海馬說道：三哥，你有所不知，原先他們也不敢。近日聽樓擄兵報告，聽說杭州金龍鏢局，與飛龍鏢局兩造為爭漁業公司，在北高峯設立擂台，黃燦若要預備開擂，他必請他的業師鎮東侯侯庭侯振遠，也許鎮東侯來到杭州，他必然代理鏢局子的事情，他也許告訴夥計們，咱們金龍鏢局子的鏢車，無論行到何處，不准拜山啞然而過，他是仰仗自己的勢力，有意要在江南的地方示威。今日行至在咱們太湖，其實放他過去也不要緊，可是有一樣，一回是情，兩回是例，往後咱們這個買賣也就不好作啦。小弟說的可不定對不對，兄長你酌量。金毛海馬聽五寨主的一片話，不由得雙眉倒豎，眸子圓睜，遂厲聲說道：既要照賢弟你這們說，那還像事嗎？依五弟之見，此事應當怎麼辦？韓大壽遂着說道：三哥，這個事不要緊，這個事不過是咱們弟兄多一手，把他的鏢給他留下，咱們可別給他動，等到黃燦前來拜山要鏢，下次他們也不敢揚旗喝號，由打太湖經過，咱們的面子也就找回來啦。氣兒也就順啦。你想好不好？三寨主將話聽完，遂說道：五弟之言甚是，即忙吩咐衆樓擄兵，將船隻靠岸。一聲山令下，衆樓擄兵那敢怠慢，將船隻一齊靠岸，下錨搭跳已畢，擄擄兵單膝點

地口中說道 啓稟寨主 將船已然靠好 請寨主登岸 袁得亮遂着一擺手 遂說道 爾等們一齊登岸亮隊 黨住鏢車 說話間鑼聲振耳 噲啷々一片鑼聲 跟着放了一支响箭 此時鏢車正往前走 猛見船隻靠耳 無數的擄擄兵 雁排翅擺開 爲首二位寨主 上首這一位 身材高大 身穿青綢子褲褂 腳下白襪洒鞋 打着花裹腿 手中擎着一口金背鬼頭刀 往臉上觀看 黑紫的臉堂兒 粗眉闊目 獅鼻方口 青絹帕罩頭 斜勒麻花扣兒 相稱一雙大耳 髮下連鬚落頸的鋼髻 看下首站那位寨主 細條身材 身穿藍綢子褲褂 足下白襪襖鞋 藍絹帕罩頭 白中透煞的一張臉面 兩道細眉 三角兒眼目 小鷹鼻子 薄片嘴兒 透出來的伶牙俐齒 三絡黑鬚 手中托着一條花槍 在前面站着一個擄擄頭目 身穿一身藍布褲褂 腳下洒鞋襪 藍手巾包着腦袋 兩道細眉毛 一雙小眼睛 酒糟的鼻子 一臉酒刺兒 兩撇兒小鬚子 兩耳扇風 手中提着一口撲刀 站着那裏念道 歌兒口中說道 吓 不怕王法不怕天 終朝酒醉在湖邊 天子由此過 留下買路錢 哪宅經此走 留下一塊打金磚 要想沒有錢 經過難上難 牙邊半個說不字 一刀一個往脖子上餐 吓 前面的鏢車 將鏢銀留下 放爾過去 如若不然 可小心你們的腦袋 張二一看 吓了一跳 趕緊口中喊了一聲 吓 遂着將馬頭往回一撥 飛馬報知鏢頭 後面夥計們一聽 前面張二喊了一聲 吓 就知道頭裏有劫路的啦 趕車的用鞭子一領拉邊套的騾子 遂着將鏢車打盤 車尾子朝外 車轆子朝裏 跟鏢車的夥計們俱都上了鏢車啦 刀去刀鞘子

槍去槍帽子 保護着鏢車 張雄聽夥計報告 前面有了劫鏢車的啦 遂着下馬亮刀 來至在前面 與劫道的寨主 道及兩句行話 口中說道 前面是合字兒嗎 合字就是自己人 前面三寨主金毛海馬袁得亮 遂向五寨主說道 賢弟 你與我尋風 待我向前答話 將話說完 墊步擰腰 竄將過去 將刀一順 遂衝着張雄說道 不懂得什麼叫合字兒斗字兒 張雄遂又說道 前面是併肩子兒 併肩子就是同樣的綠林英雄 袁得亮接着說道 我與你併不到一塊兒 張雄又說道 莫非你是外行 袁得亮接着答道 我到不是外行 你是外行 你要不是外行 你不能揚旗喝號 由此經過 依我說你不用費話 你將鏢銀留下罷 如要不將鏢銀留下 你休想逃生 將話說完 跟着將刀一擺 衝着落地燕子張雄發威 張雄一聽 不由得怒從心上起 氣向胆邊生 遂看一聲喊讓 說道小輩 你有多大能耐 我到要領教領教 遂着將刀一擺 撲奔金毛海馬袁得亮 左手一恍 右手就是一刀 衝着袁得亮頭頂劈來 袁得亮向右一搶步 用右手刀衝着張雄右手腕子剝來 這一刀名叫裏檢腕 張雄趕緊往回一撤刀 只顧躲他這個裏檢腕 未隄防袁得亮將刀橫着向裏一推 這一招名教順水推舟 張雄趕緊一矮身 用了一個縮項藏頭法 離然將這一刀躲過去 將要換式 袁得亮跟着底下一腿 這一腿並不用右腿踢 若用右腿 他可就容易防備啦 他用左腿使了一招 名教扁躡臥牛腿 張雄躲閃不及 這一腿正踢在張雄右脚之上 張雄站立不穩 往後一仰身來了一個翻身斗 躺在塵埃 三寨主金毛海馬袁得亮 跟着一步 舉刀

要剝落地雁子張雄一着急，遂着用了一個就地十八翻，鯉魚打挺，狠着命刀未撒手，就勢竄起來，往西撒腿就跑。後面保鏢車的夥計，一見保鏢的鏢師先跑啦，衆夥計們焉能有戰鬥的能力？衆人跳下鏢車，塗着山西的二位客人，也就由打車上跳下來了。衆人保護着山西二位客人，一同向西逃走。此時三寨主袁得亮，一見落地雁子張雄，棄鏢車率衆脫逃。惟有趕鏢車的不走，趕鏢車的因為什麼不走哪？皆因是明知道鏢雖丟了，不過暫時將鏢車解進山中，到裏面好吃好喝好款待，早晚鏢主前來拜山請鏢。山裏的寨主還得有賞，鏢局子裡車錢還得多給，又多掙錢，又是好吃喝，樂得爲什麼不跟着進山哪？因此他們不跑。三寨主一見張雄等逃走，遂着分派山兵將鏢車解進太湖中山，小船上的山兵，遂將船上跳板搭好，大家七手八腳，將鏢車運到船上。三寨主袁得亮，傳令開船回山，衆搜擄兵一個個解纜繩，撤跳板，起錨鎖，一齊鳴鑼，隨寨主進山，不表寨主回山，單表得是衆鏢局子夥計，與山西二位客人，同張雄集合在一處。山西客人埋怨張雄不應當喊鏢墜子過山，以致失去鏢銀。張雄說道：我也不願意，已然是鏢銀丟啦，你我大家暫回鏢局子，稟知鏢主。前來要鏢，二位山西客人，也是無法，只得應允。這才大家商量好了，由打蘇州太湖返回來，夠奔杭州鏢局。在路上非只一日，這一日來到天竺街金龍鏢局。正值今日在北高峯頭次開搗，鏢局子裏沒有人，就是夥計在鏢局子裏看守。山西的二位客人不答應。張雄萬般無奈，教山西二位客人在鏢局子裏等候，自己親自帶着夥計們，夠奔北高峯搗場來。

在西看台 順着南面台梯上來 正值黃燦在台上站立 張雄遂上前與老師行禮 黃燦一見張雄 心中就吓了一跳 就知道鏢車在路上有了差錯 遂即說道 張雄你今回來 莫井路上有什麼差錯 張雄含羞帶愧於老師面前 就把鏢車行至太湖丟失 前後一切事 一一的與師父面前回稟 黃燦聞聽 雙眉緊皺 真是一事未完 又是一事 遂向張雄說道 你暫且下去 等把今日擂台事情完畢 回到鏢局子 再為商量辦理 張雄皺眉說道 皆因山西二位客人 在鏢局子裏面不答應 等候你老人家回去要鏢 黃燦一聽 將要申飭張雄 就在這個工夫 被鎮東俠一眼看見 老俠客候振遠 遂向黃燦問道 下面什麼事這樣為難 你要與我言講 黃燦只得上前 遂把太湖山中丟鏢之事 於老俠客面前細說一遍 鎮東俠將話聽明 含笑說道 此乃小事 何必大驚小怪 你告訴張雄 命他說與山西二位客人 讓他們只管放心 就是鏢銀丟失 自有侯庭包賠 擂台之事完畢 遂着我就辦理要鏢之事 你教張雄回鏢局子 對他們說明 告訴他們不用着急 我自有的辦法 黃燦只得轉身 將老俠客的分派 告訴張雄 教他回鏢局子 安慰山西的二位客人 侯振遠見黃燦與張雄說話 猛然間看見有一個鏢局子的夥計 手中擎着 張黃名片 看着黃燦發愕 鎮東俠遂即問道 這是何人的名片 有什麼事當面回稟 夥計聞聽 只得向前向鎮東俠回稟 口中說道 啓稟老俠客得知 今有東看台法禪和尚 命蠅虎子白亮 持名片請老俠客過東看台談話 有要事相商 鎮東俠點頭 遂着站起身形向貝勒爺含笑抱拳說道 請貝勒爺少候

今有法禪相約到東看台 我去去就來 貝勒爺含笑說道 老俠客你就請 貝勒爺將才將話說完 童林在旁邊早就將話聽明白了 恐怕鎮東俠至東看台有失 遂即站起身形 向鎮東俠說道 兄長 既是法禪相約 小弟情願隨同前往 鎮東俠聞聽童林之言 已然猜着童林心意 遂笑着向童林說道 賢弟 你太多想了 此次法禪相約爲兄至東看台 不過是談潘黃兩家之事 決無有用武力對待 何必賢弟隨同前往 你在此少候了 童林聞聽 只得復又落坐 鎮東俠遂向夥計說道 你在前頭帶路 夥計在前 鎮東俠相隨 順着西看台南面的台梯下來 夥計將名片交與白亮 白亮此時早在下面等候 遂將名片接過來 雙手一舉 向鎮東俠單腿打扞兒 口中說道 我家法禪師請老俠客 過東台談話 鎮東俠點頭 向着白亮一擺手 口中說道 有勞你候等 你在前面引路 白亮說道 謹遵老俠客之諭 轉身夠奔東看台 鎮東俠隨在他的背後 離東台相近就見前面法禪和尚 早就率各位英雄 迎接在東看台之下 羣雄站立兩傍 正當中法禪和尚 見鎮東俠臨至切近 法禪合掌當胸 口中說道 久慕老俠客的威名 未能得親尊顏 今日相見 眞乃三生有幸 此處不是講話之所 請老俠客到看台上一叙 鎮東俠含笑抱拳 口中說道 候庭乃一介粗夫 何勞禪師遠迎 既蒙禪師法諭相召 焉敢不至 何勞過獎 法禪含笑說道 老俠客何必太謙 請至看台上一叙 鎮東俠遂即抱拳 也說了一請字 遂着到了台南面台梯 騰々々首先登看台 法禪率羣雄 隨後一齊臨於看台之上 此時羣雄來到看台當中 雁排翅往兩傍邊一

閉 左右站立 此時法禪僧 可不能使鎮東俠與羣雄彼此見禮 因為什麼哪 倘若言語不合 就要當場鬧播動手 因此兩下不能介紹 正當中一張八仙 上面鋪着一塊紅毡子 左右一邊一把椅子 和尚請鎮東俠上首落坐 和尚只得在下首相陪 手下夥計獻茶 彼此茶罷 攔盞 鎮東俠到此時不能不首先發言 這個時候 才教作高桌子 矮板凳哪 場面過節兒 今有擂台在此 侯振遠若要將話說遲 就算輸面兒 遂即抱拳向法禪說道 今侯庭多蒙禪師片召 不知有何法諭 侯庭願聞一切 法禪口念南無阿彌陀佛 老俠客休要多想 此次法禪特請閣下到東看台 非為別故 只因潘黃兩家 為爭魚業公司起見 累次羣毆 至而呈稟在案 杭州府當堂批准 北高峯設立擂台百日 兩造聘各路英雄 勢必賭鬪輸贏 此次小僧來至杭州 非為前來助播 我故知潘龍不肖 黃燦也非良善 似你我弟兄 豈能為弟子們 傷了俠義的義氣 老人家威名遠振 成名天下的鎮東俠 小僧不才 也此須有一點名望 若要是 在擂台上 當場替無知的弟子 角鬪雌雄 豈不惹天下的英雄恥笑 那可稱得起貽笑大方 今請老俠客到此 以小僧之見 願與潘黃兩家解和 取和平的辦法 不知老俠客意下如何 鎮東俠心中暗想 法禪相約過看台 必有激裂的手段 未想到他 首先言和 想到此處 遂含笑抱拳說道 法禪師之本意 乃是侯庭之初心 但不知法禪師有何辦法 侯庭願聞高論 法禪聽鎮東俠之言 遂即說道 老俠客 若要和平 此事不難 據我想老人家是黃燦的業師 當然你作的了他的主意 潘龍這一方面 我是他的親師叔

我可以担負他的全責 若要老俠客應允 担負黃燦的主意 據我想若要如此的辦法 鏢行魚業之事 諒無難辦的手續 不知老俠客以為如何 小僧惟命是聽 鎮東俠將話聽完 心中暗含着佩服法禪 看着他凶猛 未想到他謹守俠義道的規則 午遂帶笑開言說道 法禪師以慈悲為念 侯庭情願謹遵禪師的辦法 不知還有何事 侯庭願聞 法禪說道 鏢行之事 魚業之事 有你我作主 容易解決 惟有一事 要與老俠客相商 不知閣下可肯容納 侯振遠聞聽 口中說道 但不知還有何事 請禪師言講 法禪聞聽 遂說道 小僧此次由八卦山至杭州 並非為鎮播而至 已與閣下言明 只皆因有一人 乃京南霸州董家村的人氏 姓董名林字海川 由打他出世以來 與我八卦山 有兩次一掌之仇 聽說此人協助閣下 在杭州鎮播 如今之事 均然好辦 只要閣下命董林登播台 小僧與他當面比試 鏢行之事好辦 漁業之事也好辦 若無比人 想要了此兩件事 勢比登天還難 鎮東俠一聞此言 不由得心中動怒 遂問法禪說道 閣下可認識董林 法禪遂即答言 我與此人並未見過面 鎮東俠遂站起身形 用手向看熱鬧的人叢中一指 口中說道 你來看 內中有童林 法禪看着鎮東俠說道 裏面沒有 鎮東俠回手一指自己的胸膛 遂說道 你往近看 我就是童林 今日之事 遂着用手一指播台 你我無非是播台之上 武力解決 你若將侯庭戰敗 那童林你不喚自至 今日若戰不敗侯庭 想要與童林相見 勢比登天還難 鎮東俠請說至此 口中說道 在下在播台上恭候 遂着道了一個請字 侯振遠一轉身 順

着東看台的台梯，騰々々下了看台，向西看台去了。法禪見鎮東俠言語激烈，不由得險些把五內氣炸，口念阿彌陀佛，遂說道：侯庭無理太甚，老僧豈能與他善罷甘休，和尚口雖這們說，某實並非是侯庭無理，出言激烈，其實和尚是無理的要求，侯庭方才所想的是和向，你既與童林有仇，童林他有家鄉住處，何必借此搵台要求？若有童林，搵台之事，容易解決，若無童林，決不甘休。言語之中，還教侯庭與童林帶信，命童林登搵，鎮東俠是何等的英雄，焉能給童林帶這個信哪？若沒有童林，法禪決不甘休，侯庭被法禪言語所擠，萬般無奈，只得礙在自己的身上，並非是侯庭濼秉性激烈，實乃是法禪僧無理的要求。侯庭不得已與法禪說出開搵的言詞，侯振遠遂由打東看台下來，來至在西看台台梯之下，順着南面台梯，上了看台之上，將要奔自己坐位落坐，就見童林站起身來，迎着老俠客口中說道：適方才小弟觀看兄長與法禪指手畫腳，小弟不知法禪與兄長說了些什麼，莫非和尚與兄長有無理的言詞，小弟情願到東看台前去質問。侯振遠見童林面帶怒色，遂含笑說道：賢弟何必生嗔，今日無非搵台解決，賢弟何必多問，請賢弟落坐，與劣兄鎮壓搵台。侯振遠與童林彼此落坐，就在這們工夫，法禪可就派人登了搵台啦，只因侯振遠由東看台走後，法禪遂口中說道：老兒侯庭，言語相欺，今日那一位英雄首先登搵，在搵台之上會戰侯庭。法禪話未曾說完，就聽身背後有一人答言說道：有事弟子服其勞，割雞焉用牢牛刀。弟子願往。法禪扭頭觀瞧，非是別人，正是自己的二徒弟，浪裡鯉游高俊。法禪遂囑

咐道：「你要小心留神，多々的在意。」高俊口中說道：「不必恩師囑咐，弟子謹遵師命。」將話說完，順着看台一縱身，跳下看台，夠奔擂台而來。來在擂台之下，脚下一碾勁，身體往下一矮，腰間一用力，塗着往上一縱，使了一個旱地拔葱，竄上擂台。來至在擂台當中，向四外一抱拳，口中叫道：「天下的英雄，各路的豪傑，聽真！在下姓高名俊，外號人稱浪蟬，今日登此擂台，爲得是潘黃兩家，因爭漁帖起見，呈稟在案。蒙本府當堂批准，北高峯立擂百日，一百天黃燦若能勝得潘龍，潘龍將漁帖獻與黃燦；漁帖歸於一家。如若一百天黃燦不能勝潘龍，當將三潭映月以西漁帖獻與潘龍。自此永無格爭。若有六扇門裡，六扇門外，僧道兩門，回漢兩教，打過一拳，踢過一腿，各位老師傅，願登擂台，在一百日之內，勝得了潘黃兩家，可是平地登雲；潘黃兩家將漁帖雙手奉獻。在老師傅的面前，可有一件，別看當時白手得兩家的漁帖，若要動手之時，打折了胳膊，踢折了腿，以致當場在擂台上傾生，可是各聽天命。還有一件，可得先期在杭州府錢塘仁和兩縣掛號報到方准登擂。那一個不怕死，請上擂台，將話說完，托煞臂膀在擂台之上發威。此時西看台貝勒爺在當中坐着，早就看見擂台上之人，長的兇惡，看身量，在中等身材，細腰紫背，身穿白綢子褲褂，脚底下酒鞋白襪，腿上打着花花裹腿，胸前用絨繩勒就的十字絆，緊襯俐便，往頭上觀看，頭上用素絹帕罩頭，煞白的臉面，兩道細眉，漆黑的豹眼，耳鼓朝天，四方海口，正在三十多歲，站在擂台上發威，貝勒爺聽他不住的